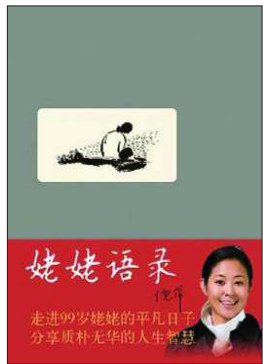


25

姥姥说：爱越分越多



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：中华书局
◆作者：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,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,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,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看着人进去的,陆战队士兵哪肯善罢甘休,立即把饭店包围起来,在派人与公共租界巡捕房进行交涉后,由巡捕进入饭店将王赓抓获,并带回审讯。

王赓被捕事件在民国前后轰动一时,成为一时之悬案。关于王赓在战事如此紧张的阶段,何以要一个人进入租界区,当时就存在着很多种版本。

版本之一,忙里偷闲说。这主要是从19路军内部传出来的说法,他们认为王赓是去租界舞厅跳舞,结果被日本人发现后才被捕的。这个版本算是比较客气的,毕竟战时长官搞点吃喝玩乐,这种现象在旧军队中也并不鲜见。

版本之二,主动投靠说。按照这种说法,王赓平时挥金如土,因为实在无钱可花,才带着地图去投奔了日本人。这就等于是把王赓押上了汉奸兼间谍的审判台。

版本之三,外出探妻说。这里的妻,指的是王赓的前妻。讲到这里,很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王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在他死后,他的美国母校西点军校对这个中国学生有一句评价——“西点以他为荣!”

民国七年(1918年),在西点军

我们兄妹良好的品德,做人的尺度是母亲最满意的,也是她毕生追求的。“活着对这个社会有用,不只是索取,而且可以奉献。”“你哥哥不是贪官,你不是废物我就很满意了。”母亲对儿女的要求是这么低又是这么高,只有我和哥哥理解,母亲是真正意义上的用心、用体力,用坚持把我们俩养大。

记得那是个夏天,我放了学一进门姥姥就让我洗脸,洗了脸姥姥又让我照镜子。天天洗脸天天照镜子,今天怎么啦?我从镜子里看到站在我身后的姥姥眼圈发红,姥姥说:“这个脸盆架子是你爸妈结婚的时候买的,这个家里的家具中你妈最喜欢的就是这脸盆架子了。”可不是吗,红木雕刻的架子中间有一方上好的玻璃镜子,镜子的下方有两团原色的水磨石花。

姥姥指着架子的四脚:“孩子,哪有这样的后妈?这个架子腿原先是四条刻花的抓角,从你自己开始梳小辫儿时起,你妈就开始一寸一寸地往下锯,为的是你能照上这个镜子,从镜子里看见你自己,既不用踮脚也不用驼背。你妈比你高,

你合适了,她就得驼着背梳头;后来你长高了,你妈又用碎木头一寸一寸地往上钉,为的是你不驼着背照镜子;再后来你长得比你妈高了,你妈就踮着脚梳头了,直到你离开这个家,镜子的高度一直对你是最合适的,而对你妈就一直不合适?”

我确实不知道这镜子是跟我一起在长。我只记得母亲常说:“干吗?落一撮头发让人揪啊?”

母亲啊母亲,就像姥姥说的“给人块糖吃,也得抹上辣椒”。

姥姥一生在我面前挖空心思地罗列着母亲对我的爱,可是有多少孩子能把辣椒吃了再吃糖啊?

“姥姥,你不怕我爱我妈就不爱你了?”

“爱越分越多,爱是个银行,不怕花钱,就怕不存钱。”

我们的爱虽然都是小钱、零钱,但在姥姥的理财下,我们一点点地储存着,富富余余地花着。如今的大家庭里,真的没有过一次争吵,没有过一次战争,已经习惯了,你的是我的,我的也是你的,即使有不顺心不如意也从没撕开过这

张脸。“一家人是一张脸”,家里人都下意识地爱护着这张脸,有钱的多出钱,有力的多出力,保持着一个常温。人人都觉得适度,自由地进出,自由地来往,家是你随时想回的地方,也是你随时可以离开的地方,人人都有一把钥匙,但决不是负担。

如今是母亲在掌管着这个家,全家老小也都习惯辣椒裹着的糖,好在大家都能吃辣了。

我生孩子的喜悦姥姥是第一个知道的。

孩子有病的消息姥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

不想让九十岁的姥姥再替我分担这份苦难了,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是支撑不了的。

夜里躺在床上睡了,眼睛闭着,脑子醒着,灵魂站着,想着姥姥说的话:“天黑了快睡,天亮了快起。”

姥姥把人类不可避免的灾难称之为“天黑了”。

“孩子,你再大的本事也挡不住天黑。毛主席的本事大吧?儿子在朝鲜战场上死了,老头儿不也是没法儿?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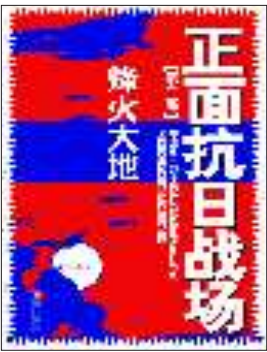
等着天亮。”

姥姥从前就说过:“天黑了就是遇上挡不住的大难了,你就得认命。认命不是撂下(放弃),是咬着牙挺着,挺到天亮。天亮就是给你希望了,你就赶紧起来去往前走,有多大的劲往前走多远,老天会帮你。别在黑夜里耗着,把神儿都耗尽了,天亮就没劲了。孩子,你记着,好事来了预先还打个招呼,不好的事咣当一下就砸你头上了,从来不会提前通知你!能人越砸越结实,不能的人一下子就被砸倒了。”

我也就是孩子病的那个月开始抽烟的,人家说抽烟能帮助你消除一些恐惧。初次点上烟的时候,姥姥相当震惊,她知道孩子问题大了,否则我不会是这番景象——旁若无人地拿着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烟灭了再点上,点上再灭了,不大的工夫,家里就像着了火一样,烟雾弥漫。姥姥咳嗽着,孩子被呛着,我全然不知。我只知道烟灭了,恐惧就来了。

这样的时刻一般都是后半夜。一家人都睡了,我一定是起来,我不想让他们来安慰我,家人的痛苦是一样的。道理我也都懂,只是无法说服自己,无法安静下来。我知道这样的时刻,房子里还有一个人睡不着,那就是姥姥。

13



《正面抗日战场(二)》

◆出版社：武汉出版社
◆作者：关河五十州

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纯民间讲述中国正面抗日战场战史,全书以皇姑屯事件和“九一八”事变为发端,以东北沦丧为起点,再现抗战历史背景下,中国社会、军队、人民难以忘怀的风云往事及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分离角斗、血雨腥风。

王赓若在,哪还轮到孙立人成名

校毕业的同年级137名学生中,王赓名列第12名。如果套用日本陆军大学的做法,按此比例,那是可以进入军刀组的。在学业上,王同学毫无疑问是很优秀的。

王赓也并非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,只会纸上谈兵。事实上,他回国后,便被孙传芳委任为参谋长,领过兵,打过仗,称得上是个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军事干才。他的专长之一,是指挥炮兵。这也是当时陆军中比较有“技术含量”的兵种,像王赓这样的美国海龟正好能派上用场。在淞沪战役中,他就曾多次指挥19路军的炮兵进行射击。

难得的是,王赓还能文能武。除了打仗,文采也很好,与当时的许多大文人,例如胡适等人都交情不浅。

在进税警总团之前,王赓经人介绍,到哈尔滨去谋职。夫妻分居两地,他怕老婆寂寞,便拜托自己的一位兄弟予以关照——同志们千万记住了,这世上什么事情都可以托给兄弟,就是老婆不能托,历史教训啊。王赓就是

吃了这个亏,托来托去,老婆就真的被托出去了。

这位受托兄弟是写诗的出身,又是在国外读的书,对他来说,情感冲破理智那是家常便饭,想挡也挡不住。脑子一发热,根本就不管什么“朋友妻,不可欺”。王赓前脚刚走,他后脚马上就“轻轻地来了”,一来二去,竟然跟王赓的老婆好上了。

没错,这个诗人就是《再别康桥》的作者徐志摩,而王赓的前妻就是同样很出名的陆小曼。

徐诗人才高八斗,情商甚高,对很多老话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。比如这一句:兄弟如手足,女人如衣服。他可能是这样理解的:大街上缺胳膊少腿的到处都是,不穿衣服上街的还很少能够看到。

黄磊版的《人间四月天》中,王赓在得知陆小曼和徐志摩有一腿后,气急败坏,就差拔出枪来崩了这二位了。其实这是拿通常中国男人的态度来想象王赓。

王赓同学在美国留过学,耳濡目染的就是自由平等、一夫一妻这些新潮东东,对很多事情比

较想得开。在了解徐陆二人的真实意愿和想法后,他选择了与陆小曼离婚。临走时,他还留给徐志摩一句话:“请好好对待小曼,若对不起她,我不会饶过你的。”

徐陆结婚时,发了喜帖给他。王赓虽未参加婚宴,但仍然很绅士地送了贺礼。坊间舆论对此感慨有加:王赓让妻,气度非凡,志摩娶媳,文德安在?

依王赓的个性,第一、二种版本可以首先予以排除,所谓“经常去舞厅跳舞”、“花钱如流水”,如果用在陆小曼身上倒是比较合适。当年王赓既能看开一切,洒脱地选择走开,自不会再与陆小曼藕断丝连。所以第三个版本也多半是民间炒作,属于小报记者臆想出来的花边新闻。

那么,王赓为什么要去美国驻沪领事馆呢?

有一种解释,认为王赓是奉宋子文之命,去请求美国帮助调解的。这种说法很牵强,因为宋子文是个坚决主战派,他又怎么可能拉下脸来找老美办这种事呢?

11

百分之九十八都是炮灰

我不断给刘东夹菜,教他剥虾,他肯定没吃过几顿这样的饭,眼睛始终直勾勾的,不过吃得倒不少。他吃东西咂巴嘴,很香甜的样子。

刘东二十三岁,长得很精神,有时会戴副眼镜,看着就像个大学生。对城里人来说,二十三岁还是个孩子,可刘东已经快当爸爸了,他老婆怀孕八个月了。有次我问他想不想家,想不想老婆,他长叹:“想啊,可光想有什么用?赚不到钱,谈什么都没用。”他对那套荒谬理论深信不疑,坚信自己会发财,所以骗了很多亲戚朋友过来。这些人至少交三千八,有的甚至交了三万六千八。

我相信,在不远的将来,这将是刘东无法承受的负担。不知道他将怎样偿还这沉重的债务,回去继续干一个月几百块的体力活?借高利贷?或者,去偷去抢?天知道。那时他的孩子已经出生,可怜的孩子。

吃完饭回到住处,他们都在看中央台的元旦晚会,每个人都很高兴,出来一个明星就鼓掌喝彩,好

像在看现场。王浩级别最高,站在旁边一本正经地发表评论:“什么叫成功?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,成功就是上电视!”我暗暗觉得好笑,心想我倒是上过电视,可真不明白这有什么成功可言。

中央台的晚会实在看不下去,我拉着管老晚聊天,听他讲农村的情况。管老汉一个劲儿地感恩,说现在农民的日子好多了,不用交公粮,也不用交农业税,种地还有补贴,买家电也有补贴。说到情浓时,拉着我的手大发感慨:“哎呀,真要感谢共产党,没有共产党,哪有今天的好日子?”他儿子管锋在旁边插话:“在毛主席那个时代,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就是最高理想,现在我们农民全都过上了这样的日子!”

我平时经常对种种社会现实有诸多抱怨,坦白地说,管氏父子给了我深深的触动。在此后的日子里,我不断问自己:究竟谁更有资格代表中国人说话?是我这种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,还是人数更为庞大的、善良而朴实的农民?

管老汉镶了两颗金牙,看上去

很丑,也很庸俗。他的手很大,很粗糙,掌心布满老茧。他生于一九五六年,三岁时差点饿死,所以一生都很珍惜粮食。有次桌上掉了几个饭粒,别人都没在意,他看见了,过去用两根手指粘起来放进嘴里,嚼得很慢,笑得很甜,他的金牙闪闪发光,不过一点儿都不丑。

他是老实人,从来不敢违反纪律,被骗进传销组织快一年了,没吃过几顿饱饭,也从来不敢偷吃。他小时候没饭吃,很饿;现在五十多岁了,还是没饭吃,很饿。

我在上饶认识了六十多个人,他们大多都是管老汉的同类:善良、质朴、心地无邪,一生不曾作恶,一生与苦难为伍。他们被人欺骗,可同时也在欺骗别人。在此后的二十多天,我一直有种深深的无力感,不能叫出声,不能说出口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善良的人一点点沦落为恶虎之依。

世间骗局,大都因贪心而设,由轻信而成。传销也不例外,也是个利益陷阱,用贪欲引诱,用谎言蒙蔽人。对大多数人而言,只要

不去幻想一夜暴富,就不会给他们可乘之机;遇事多打几个问号,就不会轻易上当。

传销团伙内有个说法:“连锁销售”是利国、利民、利己的好事,可以推动经济发展,可以让国家多收税、老百姓多赚钱,还可以解决就业问题。这当然是假话。传销不创造任何价值,只是一种财富分配方式——把多数人的钱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。

这个团伙有两个说法:第一,只要加入这个行业,人人都能成功;第二,一个人要成功,至少拉够六百个下线。这是最简单的数学题,却有那么多人算不清楚:一个人成功,六百人垫底;六百人成功,三十六万人垫底;三十六万人成功,两亿多人垫底;两亿人要成功,要有一千二百亿人垫底,那时地球上的人已经不够用了,要想成功,只能去火星发展下线。

有学者做过计算:在传销的金字塔结构中,只有最顶端的、不超过百分之二的人能赚到钱,其余百分之九十八都是炮灰。我在上饶接触过六十多位传销者,他们坚信自己终将成功,而我断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炮灰,最终将一无所获。他们大多都是农民,根连着根,人连着人,一家连着一家。